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撰

秋七月己巳明焚群臣迎降書於午門

王御午門內侍捧小匣置御前諭群臣曰朕本無利天下心以勳輔擁戴不得已勉徇群策浣衣糲食有何人君之樂朝夕乾惕恐負重付豈意諸臣已變初志昨巡閩之使得爾等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朕不欲知其姓名也今命錦衣衛焚之午門爾諸臣尚洗心滌慮倘能竭節奉公不渝終始是所望也王長身豐頤聲如洪鐘聞者悚息

明總督何騰蛟遣兵勤王

初王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騰蛟疏請幸贛州協力以取

江西令郝永忠將精騎五千奉迎永忠逗遛鈔掠甫抵韶
州而
王師已過衢州矣
臣鼐曰勤王無功何以書士崩瓦解之勢已成而惓惓不
忘君父嘉其志不更苛其功也特書之以愧世之時危而
棄其君者
獻賊毀成都走川北
獻忠自江口之敗勢不振又聞侍英王祥兵日逼乃決意
走川北用法移錦江而涸其流穿穴數仞實以黃金珍寶
累億萬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堤放流名曰錮金
又盡毀宮殿隳砌湮井投牛犬盡礫之曰自我得之自我

滅之不留毫末賠人也於是月拔營盡起駐西充山中又恐其下爲變輒取懷中小册喃喃自語曰天教我殺我敢不殺或問之獻忠默然久之曰皇帝極是難爲我有金銀數萬兩緞貨數萬挑驢馬百千頭往南京作緞貨客人耳問者曰卽如是解散衆兵亦可何必殺人獻忠曰我面有刀痕他日恐漏洩也衆見其謀之拙也知必敗然畏其兇惡莫敢爭焉

明楊展追獻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

展追至漢州賊已遠颺乃盡收暴骨叢葬焉識其碣曰幡冢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八月甲申我

天淸兵克建甯明兵備僉事倪懋熹死之

懋熹字仲晦鄞人錢肅樂之致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也難其使懋熹請行以大義說之之仁竟如約魯監國授職方主事唐魯頒詔之釁使臣或被戕議遣一能者往懋熹又請行入閩王大喜令以僉事分守建甯道標故有兵千人爲芝龍所撤懋熹乃捐俸募兵出關力不支一軍盡殲死焉年三十九致日本結鮚亭集倪公墳版文

甲午明唐王出奔

王聞仙霞不守自延平出奔宮眷皆騎猶載書十餘篚以從從者輔臣何吾騶朱繼祚黃鳴俊數人而已

仁未我

大清兵入仙霞關明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給事中黃大鵬死之

爲虹字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除浦城知縣王之入閩也道浦城聞其爲廉吏欲拔置左右部民相率乞留有十不可去之疏乃令以御史巡視仙霞關駐浦城鄭芝龍部將奪商人米爲虹縛以法芝龍訴於王王諭解之尋令巡撫上游四府兼領關務紀綱肅然將士斂迹迨芝龍撤守關兵仙霞嶺二百里間虛無一人

王師長驅入百姓擁爲虹見貝勒令之跪不屈勒之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生我何爲甯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責令輸餉爲虹曰清吏何處得金百姓欲代輸贖死爲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大罵奪刀自刺胸膛

不死遂見殺大鵬字文若建陽人少孤貧不能從師從旁竊聽遂知書能屬文崇禎庚辰進士知義烏縣有聲王召爲兵科給事中兼治兵餉以仙霞重地宜使閩人自爲守令協爲虹守之被執南向立不屈死浦城人皆廟祀焉按日南畧載黃大鵬事舛錯特甚今從明史　又京營參將吳江洪祖烈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其子都司翅鸞皆同日死按日沈彤吳江縣志載祖烈死時非與鄭爲虹畧同各就所聞者記之也惟百姓代輪非祖烈所能得之於民者故仍係之爲虹焉又同安破都督同知義烏傅起燿閩清破知縣西安陳其禮偕子龍玉婦吳氏壻徐應宜不屈死月日不可詳附志焉

丁酉我

大清兵取延平明知府王士和死之

士和字萬育金溪舉人避亂入閩謁選得吏部司務陳時
政闕失六事曰文職廢而妄銜者多武弁驕而立功者少
升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惟寡聽納博而精神
愈勞移蹕頻而民生日苦疏列數千言王讀之曰此苦口
良藥也朕朝夕省覽爾諸文武亦共儆戒刊所奏分賜之
是年夏擢兵部主事以延平爲駐蹕地授士和知府事王
倉卒出奔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士和居守俄警報礮至
士和召父老告之曰郡守當與城存亡若等自爲計毋以
數萬生靈膏斧鑕也衆皆泣入內署謂其友曰吾一介書
生不數月而位二千石不死人且謂主上不知人自縊死
我

天清兵取明天興府禮部尚書曹學佺定遠侯鄧文昌死之攷曰語書吉副通政司馬思理死之按丁亥八月魯王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卒於戊子冬十月是思理未死也豈另一人歟此等多不可解

貝勒至延平詢知王由汀州趨江右乃遣總兵李成棟領兵追王自統

天兵取福州尚書曹學佺奔鼓山佛前門休咨市下拜見繩一縷袖之歸題壁曰生前一管筆死後一條繩衣冠自縊死文昌甯河王愈之後南渡時任後軍都督航海赴閩襲封定遠侯奉命留守福州與妻徐氏同死徐即魏國公宏基之女也時同死者文臣則中書舍人閩縣鄭引侯前懷遠知縣長樂江張鵬及其子白能懷龍前建陽知縣臨頴進

攀龍武臣則長汀人游擊張兆鳳汀州衛人守備李國英未仕者進士則永定吳煌舉人則莆田林說林曾賓福清林化熙阜震貢生則侯官元綸廩生則同安張璇光武舉則永福趙子章民人則閩縣趙卯雖其事不可詳述而姓名猶可攷焉攷日本鄭論攷有福安繆士珦拔士珦乃死於福甯之難與劉中藻同時事

辛丑我

大清兵入汀州明唐王聿鍵后曾氏及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緯等死之

丁酉王奔順昌而

王師已抵劍津倉卒就道妃媵有一騎而三人者福清伯周之藩給事中熊緯率兵五百隨行中途曾后鞭墜地之藩下

馬檢獻王不名其官惟呼我兒王口渴覓飲之藩以小桶汲之曰願陛下一統王喜飲之袍袖俱溼加之藩總督御營二十七日抵汀州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猶聞王與曾后角口聲俄有十餘騎稱扈蹕者踵至則追兵也呼問誰是隆武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羣射之之藩拔箭手殺數十人俄腦後中箭墜馬被殺熊緯拾二十餘人格鬬亦箭傷喉死王與曾后遇害於汀州之府堂時八月二十八日辛丑也攷曰諸書皆謂隆武被執送至福州斬於市曾妃被執投九龍潭死帝滸州紀云錦衣衛陞昆亭眼見隆武帝后戎裝小帽與妃嬪從數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舉殯葬於羅漢嶺當得實也或又曰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王實未死後鄭成功中外故設與有道使存問諸臣者云爲僧於五指山然亦莫[illegible]其眞等也御史王國翰皆子隨駕死攷曰本粵游見聞戶部尚書熊一洪

徒步追扈扺贛之木樨巷力竭慟哭赴江死翰林院編修徐復儀典試雲南幅巾草履走千里歸辭父母投厓死御史艾南英郎中賴垓皆以間難後死武臣則總兵胡上琛從至汀州遇變奔還福州與其妻仰藥同死百戶閔時守龍春門矢洞胸死之藩字長屏井研人崇禎中爲福建參將王之出師也命以所部由汀州直抵南昌授御營右先鋒封福淸伯緯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由行人升給事中一洪餘姚人萬歷丙辰進士復儀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南英東鄉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嘗起兵建昌兵敗入閩陳十可憂疏授主事尋改御史垓崇禎戊辰進士上琛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時汀州衛人又有陳若水者亦以追扈

力竭死而爵里無可攷焉

臣鼐曰聞之黃宗羲曰王英才大畧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及遭逢患難磨礪愈堅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搢紳便覽序皆典雅可誦論者徒見其不能出閩遂言其好作聰明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論也王之託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蛟能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閩之亡天也勢也

我
大清兵克廣信明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同知胡甲桂死之

兵部尚書詹兆恒退保懷玉山

定仍守雩笠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黃道周之出師也定仍以監軍御史借員外郎萬文英分兵援廣信與侍郎詹兆恆協守授定仍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會湖東副使進賢胡奇偉總兵徽州汪碩畫以兵來永州同知崑山胡甲桂亦以道梗改廣信相與固守碩畫兵敗貴溪不屈死是月諸軍皆潰城遂陷定仍見殺奇偉自刎死甲桂被執幽別室自經死又有貴溪舉人畢貞士者亦與守城城破行至五里橋拜祖塋觸橋柱死兆恆聚眾數千人退據懷玉山攷曰三藩紀事本末以破廣信為四月事按四月破鉛山時廣信未破也

我

大清貝勒勒克德渾誅明馬士英阮大鋮方逢年方國安於延

平市

大兵搜龍稹獲方氏父子與馬阮連名請爲出關疏按月日在既降後遂駢斬逢年國安士英於市大鋮方遊山聞之自投崖下死乃戮其屍或曰士英實未降遁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中明年爲官軍所獲戮於市大鋮從

王師逾仙霞嶺遘疾同行者曰子老矣無苦跋涉大鋮艴然曰吾雖老尚能彎弓躍馬嘻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軍中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大鋮乃下馬步行過五通嶺喘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其僕下嶺購棺顧無所得木越數日舁板扉上則屍蟲出存骸骨而已或曰方其自矜時爲士卒擠巖下死或又曰大鋮登

嶺時忽頫首大呼曰介公僥我遂自撻面墮馬死介公雷縯祚字也蓋好事者爲之也

臣燕曰馬阮爲當時衆惡之所歸未死而詛其死既死則快其死所聞異詞所傳聞則又異詞矣曰東林復社閒我曰介公僥我此語既軍中所不解則亦誰聞之而誰傳之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固不暇計其說之眞贋也然則何以決其伏

國法哉請雋出關之疏在我則爲叛臣在勝朝則爲義舉非實有是事則栽筆諸君子必不以所樂聞之辭加之所甚惡之人而明史既臚列是說江氏臺灣外紀以閩人說閩事確指之而無疑詞則作史

者亦信其所可信耳大鋮之罪浮於士英筆伐口誅之文
累牘不能載蕪湖諸生沈士柱者字昆銅復社名士也有
祭文以滑稽之文窮鬼蜮之趣歸之以當斧鉞焉文曰丙
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
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於感
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文强記
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眞卿也純忠大節爛然
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
之愈速天下後世知操杞之妬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
始不稱相知也以予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
早歲援巍科歷登華膴中常侍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

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乎謂不然逆璫熏灼嗣角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計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乎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仇乎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洗滌瘡痏涵茹包容則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乎以知公之賜仇而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

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
科諢皆指日正人乎謂不然宏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塗面
自爲玩弄嘗語人曰甯使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
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鵠茲復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
嚭走錢塘公自比宰嚭作讖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
神子胥之靈以褫公等讒邪之魄公曰不識史胸中獨有
梨園稿本以國爲戲乎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
閈小怨壞坫徵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鉤黨之獄使宇
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甯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
此之由乎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事且
周雷只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

必殺之卽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隕命報國孰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廚及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責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

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戰馬
尙歎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
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衍天奪其魄何委質後
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
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岩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
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以斂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
而不能全軀於歿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
以知公之意狡而神㥿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
議公險者予爲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爲公涘之議公毒者
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
公之才而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

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必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譏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予即小過微文刺譏又出人傳送粉飾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地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座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叛之是悔罪無暇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我但袞其膺摧其脇肝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惟二沈崛強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改曰眉生者一宣城沈壽民）一謂予也夫崛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

不可不謂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爲乎危之乎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乎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免尚得脫今游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罟哉乎知公之必不爲也乎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迺之殷綢繆之素而實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尼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攷曰王士正漁洋詩話云金陵祖堂寺大殿被廢後居之寺多其書蹟又寺門近吉山爲阮墓道石瑯琊助題詩云高墳何纍纍中有窮奇骨附志之

明翰林院檢討傅鼎銓起兵宜黃

鼎銓字維衡臨川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北都

之變不能死出謁賊爲人所訕鼎銓悔恨思自滌隆武帝
立與同里揭重熙俱爲大學士曾櫻所薦重熙得召見而
鼎銓以降賊故僅予知府銜赴贛州軍前自効旋復故官
聞福州不守借兵於甯都之田海忠不應乃自集鄉勇復
宜黃駐剳樂安

明僉都御史江西巡撫揭重熙攻撫州不克

重熙提兵援福州已聞隆武帝赴贛乃倍道趨還途遇
王師掩擊大潰急收散卒攻撫州中軍洪深歿於陣僅存千人
乃退次王洞聯絡安東金貴諸砦以爲後圖

九月戊申明上杭人執職方主事李眘以降於我
大清眘不屈死之

魯字得之上杭人幼穎慧天啓四年舉於鄉甲申國變山寇蜂起上杭尤甚嘗事議募鄉兵魯曰四鄉皆寇出沒之區召募之兵慮即寇也兵寇雜伍此以城與寇耳在城者嘗大户捐貲結義以固城在鄉者嘗大户鳩宗築砦以固鄉上書於撫軍張肯堂撫軍稱善諭邑令舉行而城中富民謂魯張皇多事及乙酉夏江南江西皆破魯涕芽於福員山閩中建國閣部曾櫻貽書譙曰嫠不恤緯匹婦猶知之志士仁人乃宴寢居息耶魯乃詣行在上封事其一曰儲忠誠之士以救時艱近世論人動曰救時之才至問所謂救時者假巧通方士耳夫假巧通方乃改身整面之別名破滅人國則有餘矣可謂救乎臣愚以為天下無無才

之人但心有誠僞耳心誠則大才可大用小才可小用心僞則小才害及小大才害及大也凡處必擇便安言豫持兩可微長卽欲自炫譏短惟恐人知者僞人也受職而逡逡巡躬奏對而侃侃不回功與人同而不私過與人見而不諱者誠士也視誠遠僞在人主力持其衡而已一曰加守令之權以練士兵今寇賊所至在在崩潰者無他守令不兼兵士著之節少也既無兵權寇至束手惟有逃耳雖其人之不肖亦事勢使然也昔成周卒旅軍師統於鄉遂大夫漢則郡國民兵領於太守唐則諸道府兵領於刺史臣愚謂宜愼擇守令假以兵權省召募而專料士兵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此民數也五人爲伍五伍

為兩四兩為卒此兵數也然則五與十者先王所以分民卽將之所以治兵也守令治民卽治其伍有故則猝然為百人之集守領治兵但治其隊有故則猝然為千萬人之集以民食膳民兵久則守令皆良將而都邑皆金城昔句踐以生聚教訓殪夫差光武以舂陵子弟殲尋邑小如馮驩之用薛尹鐸之用晉陽皆未嘗募烏合以戰豺狼者得強富之本計也一曰達小民之情以禁貪暴夫天之去地不可計道里然天所為者皆及於地而地物無一不暴於天中無障隔故也人主高居如天天下之情偽與萬物之求暴於天無以異乃上澤不下於民民恫不達於君者則中間之障隔者多也今牧吏殘民罔極監臨未必知知未

必言甚有貓鼠而倒置黑白者天地之通永絶矣臣愚謂宜頒詔中外許民詣闕自陳或引見耆老而詢之則吏奸無可藏而貪暴之風可㦸矣民之利害得則守令賢否得舉錯之得失亦得故詢事在下而萬情可盡也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君安坐而見天下之事文武成康稱明君由此道而已高皇帝微時親見貪官毒民及定天下於府州縣制申明亭老人頒聖令一道官有爲民患者耆老奉令至公廳直諫三諫不悛者老赴京奏聞以憑拏問高帝豈樂民之以下訕上哉不得已也願陛下力復祖制也一曰罷捐借講屯練以足兵食國初九邊腹裏各有屯田有官屯民屯商屯腹屯邊屯諸法所

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粟者此也承平既久役沒難問然按籍履畝大半可稽法當精覈故田簡法軍衛漸復祖制今軍寇蹂躪之餘必有無田之人與無人之田誠得忠勤廉幹之人或民屯如虞集之策或兵屯如李泌之謀此皆可計歲責效者不然變通屯練之法合計一城分幾坊坊有長一坊分幾甲甲有長甲統於坊坊統於屯練之官陰以兵法部勒之官訓其長長訓其屬有技有試有董勸平居各食其食無額支之糧有警各伍其伍戰守相敵而動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法似保甲而警策過之意似雄邊而不煩抽丁貸粟因民各保身家之心為捍衛封疆之用又就簡練什伍中密察才力出羣者假以事權於是貴介

得以撫用健兒罪累得以僱募於殷富即睢眦可化爲同
澤同袍萬衆一心於禦寇何有乎此則隨地隨時可施行
者否則捐助借助於上似無賴而薄廉恥於官則貪婪而
廢國法於民則斂怨懟而生意外之虞可爲憂危者此也
一曰審形勢以圖恢復明詔初下決計親征謀者多謂宜
指錢塘臣愚以爲爲國畫疆而守文武不憚征繕宜下溫
詔即以兩浙委之夫漢高捐齊楚以與信越光武委河西
以與竇融究之齊楚河西皆歸於漢今北軍分道以攻江
南閩豈能分道禦之使宗子果能人自爲戰豈非維翰維
城之藉哉大兵惟當直取江右江右披山襟湖可東援兩
浙西挈荆湖控閩粵三方輻輳據上游以望孝陵不然則

急駐荆南控湖北以制中州引滇黔而接巴蜀庶幾風雲空闊豪傑必攀附而來若羈旅閩中指臂不靈兵食肘露恐日月逾邁朝氣漸衰非日闢百里之洪謨一日循乾健之行以作士氣臣愚謂中興之君視創業尤難創業之君臣同起於患難志有進而無退今其事皆大半承平優養之餘捐軀意少懷土情多稍見凶危輒生退阻臣嘗恨宋高有李綱為之相韓岳為之將卒奄奄不振者本其初只偷安之心牢伏於中故汪黃秦檜得窺見其隱而牽制之也光武起自舂陵不數年而天下定雖其恢廓大度委任得人究其根本乃在戰昆陽渡滹沱歷濟危阨而不阻及其拔邯鄲擊銅馬徇燕趙皆親履行陣熟習艱險有以

鼓勵將士之氣也今六飛遠蹕雖曰天子自將待遇實同草昧起義之舉耳鑿凶秉鉞者文也共飢渴同甘苦自夷於士卒者實也禮下召對降抑神聖者文也分痛痒同禍福自偶於庶僚偏裨者實也臣願陛下戒宋高法光武則忠智効死天下歸心南北不混一者未之有也疏入隆武帝大悅謂曾留心世務乃有用之才授工部主事十二月移蹕建甯時三關單危禁旅不滿千所謂之兵隨到隨遣新募者或未成旅一路有警輒空營赴之曾奏言不定營制不簡精銳聽其逍遙逐隊雖源源踵至恐左右終無一兵語云葵猶衛足豈有萬乘而孤露無衛乎已聞吳監國棄浙航海曾奏言藩籬已撤卽重兵扼險猶慮不濟況關

兵撤近安海四境蕩無鎖鑰人情洶渙忠義灰心去閩嘗如避焚扶綱別任格人以共濟大業隆武帝以疏語指斥芝龍留中不發會汀州報流寇攻上杭魯因言急守莫如汀城急練莫如汀兵此爲嶺嶠咽喉務令呼吸相應上嘉歎之改職方主事以新銜領敕印兼道抵汀而流寇已圍上杭時七月下旬矣魯與汀帥周之藩謀調大駕且幸汀而上杭圍不解則禍變且生意外拔檄賊營曉之賊果捧檄色動魯乃單騎詣賊壘把其魁張某之臂曰幸甚諸君循魯乃富貴催人也賊愕然問故魯曰天子早晚入粤東諸君部勒一軍爲護衛便爲禁旅親軍矣恩賚逾他營一等粤地繁富十倍閩中諸君食國餉佩將印豈非富貴

逼人乎諸賊合聲稱善魯曰客營淡泊當取豚酒相勞因刑牲歃血曰從此爲一家人矣安插定乃入杭宣布屯練節目即前封事中所條陳者杭民丁某獨不欲曰驅羣羊而搏猛虎自詒伊戚耳魯罵之曰爾生父且不識又識保衛鄉里邪盖丁嘗棄其父而謀爲富民之繼子者也俄而汀州變聞魯痛哭入幅員山丁某昌言於衆曰

大清兵至拒命者屠城滿城血肉豈易李宦數莖頭髮邪衆惑之擁魯還城將以獻於我貝勒魯曰我自行我意聞者何事此豈狂國人人浴矢不許一人潔身邪因椎心大哭血淚迸落久之聲氣不續則絶吭死矣時九月五日戊申也

上杭人始有太息悔之者諸生鄒嘉善聞之而輟食自縊

死也攷日本寒支集

臣蘄曰嘉慶川楚之亂知府龔景瀚上堅壁淸野議

睿皇帝嘉之用平教匪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粤匪竄湖南華陽卓相國請舉行之未及刊布而楚北已失陷粤匪乘勝踞金陵蘄謀之淄北屏大令師其意小試之城邑獲全然則爲所言屯練之法與其上撫軍書誠殄賊安民之良策矣李世熊謂爲操不死之藥進腸胃已絕之人蓋惜其見用之晚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世熊豈過譽哉

明前大學士蔣德璟卒於泉州

初德璟見鄭師逗留自請行闗碓察情形王則事無可爲

告病去

王師以九月之八日至泉州德璟絶食死先數日鄭芝豹閉城索餉不應卽焚殺俄報

王師至乃奔安平

明魯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魯王至舟山守將黃斌卿拒

不納

名振字侯服江甯人崇禎癸未官台州石浦游擊魯王監國加富平將軍與舟山黃斌卿相犄角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塘之援未行而江上兵潰監國脫方國安之厄走至石浦之南田名振棄石浦扈從會斌卿誘殺王鳴謙叛將張國柱悉定海之衆攻舟山斌卿求救名振遣

水營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營破走之名振既與斌卿爲兒女姻又拯其危乃勸斌卿納監國斌卿不從永勝伯鄭彩適至以其軍扈監國入閩遂於十月丁酉發舟山及日本行朝錄諸書云水營將阮駿誤也辨見後

冬十月丙子我

大清兵克明忠誠府督師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廷麟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廣總督萬元吉吏部尚書郭維經等死之

時援師先後抵贛營城外軍聲頗振諸將請戰元吉謂必待水師至並擊之水師師羅明受者故海盜也兵部主事王其宏言明受桀驁難制若慈母之奉驕子今且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水師至

天兵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無算明受遁去於是雲南兩廣軍皆自潰諸營一空城中惟維經部卒四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二千人而已旋聞隆武帝被難汀州全城氣索

是月四日天霧且雪

王師乘夜登城廷麟督鄉勇巷戰黎明城上礟炸城裂遂陷廷麟走城西清水塘自沈死將士擁元吉奪門出元吉歎曰大事去矣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生遂投江死維經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時死者彭期生字觀民海鹽人萬歷　辰進士以兵備僉事駐吉安城失走贛州偕廷麟招降峒蠻加太常卿城破冠帶自經死楊文薦京山人崇禎進士歷官給事中被執送南昌絕粒死姚奇

肖字有僕錢塘人崇禎癸未進士知南海縣行取進京授主事改御史偕維經赴援亦入嵯峨寺自焚死吳世安歸化人以廷麟薦授監紀推官客有以危邦不入尼之者曰士死知己吾敢負楊公邪入城分守客復勸其微行出險世安正色曰以身許人臨危而去之乎去城半武非吾死所也扶病登埤彈貫左髆死（攷曰世安事諸書不載此據寒支集補）汪鍋通判唐周慈零陵人元吉門下士偕入江死（攷曰據沅湘耆舊集補）此外文臣可紀者兵部主事周瑚被磔死推官署府事吳國球贛縣知縣林逢春通判郭甯登同知王明汲（攷曰金壇人）訓導徐君鼎胡董明皆被執見殺君鼎一門殉焉武臣可紀者副將馬觀鵬方乞假歸娶聞警力戰死都督僉事劉天駟

參將朱永盛衛千戶孫經世與其弟緯世紘世監紀軍務聶邦晟與其子士𤇍士煥俱闔門死參將陳烈有弟某先降衆疑之烈誓死疾闘及被縛其弟勸降不聽臨刑顧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在籍及流寓之官紳可紀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宏及弟其廱黎遂球曾嗣宗錢謙亨于斯昌工部主事柳昂霄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鍧劉應試廣東提學副使符遡中及其兄述中皆不屈被僇死前河南同知盧觀象(攷日本作象觀)一門男婦沈水死馬平知縣爾讃及子肩鏞從子肩斗自縊死判官周世光攜幼孫沈水死士民可紀者舉人劉日佺貢生楊萬言諸生董纘卿馮復京余

學義歐陽麗天諸生郭必昌金之杰袁汝健莊某咸與母妻子女偕死王統王純自經文廟死周葵陳君猷自焚死又流寓之廬陵諸生段之渾新喻蕭琪甯都楊燧亦及於難焉其微賤可紀者鄉約謝明登攜妻子投井書工趙廷瑞自盡又有熊國本者織人也入忠誠社最力被執見贛令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我織人不知義舉人顧當不義邪遂斬之（攷日本撫遺鄉諭攷）

臣燕曰觀贛州死事之烈可以見楊萬諸公忠誠之結撫循之勞矣此與史閣部之守揚州瞿留守之守桂林後先輝映日月爭光事雖無成可無憾矣

丙戌明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奉桂王由榔監

國於肇慶府

王諱由榔神宗之孫桂端王常瀛少子也崇禎九年封永明王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爲賊所執繫道州征蠻將軍楊國威遣部將焦璉攀城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趨渡河獲免南都之亡也廣東在籍尚書陳子壯將奉端王監國會隆武帝立議遂寢端王薨於蒼梧長子安仁王由榎襲封旋病卒安仁王英明有知人鑒嘗謂君安可寄社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疾篤召式耜入顧謂王曰國家事一聽瞿先生處分因自言爲再生伽藍而弟亦羅漢也先生好輔之隆武帝以王襲封詔中有天下王之天下語又嘗語羣臣曰永明王

神宗嫡孫朕無子後當屬諸暨汀州變聞魁楚式耜與巡
按御史王化澄鄭封知府朱治憪錦衣衛僉事馬吉翔太
監龐天壽等議監國而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
賀萬天閱周鼎瀚方以智林佳鼎程源等先後至僉謂王
統系正賢而當立桂太妃王氏召王入宮諭之曰兒非治
世才何苦以一朝虛號塗炭生民南中閩中可鑒也又告
諸大臣曰諸臣何患無君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乃
以是月十四日丙戌監國肇慶祭告天地宗廟以府署爲
行在頒詔趕滇黔蜀
明以丁魁楚爲東閣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爲東閣大
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以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攝尚書

事

王化澄以下進官有差大器未幾以病去李永茂亦自請

終制故不敘擁戴功

明封李明忠爲武靖伯

明忠江西人狠兵帥也奉閩中詔協勦江西率潯州兵六

千赴之至三水聞汀州之變乃返肇慶預推戴

壬辰明湖廣督師何騰蛟巡撫堵允錫奉表桂王勸進

明以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吳繼嗣爲錦衣衛使

吉翔北直人繼嗣涿鹿人王之自永州奔粵西也過道州

州人不納反索賂焉賴繼嗣夫婦以肩輿衛王及太妃於

難王失金冊繼嗣亦失所佩州印及楊國威復州城獲州

印而繼嗣亦獲金冊獻焉

徐鼒曰常事也何以書譏恩倖之濫且爲吉翔亂政張本也

明進定蠻伯劉承胤爵爲侯鎮寶慶

明復以王坤爲司禮監秉筆太監

坤於崇禎時督餉宣府驕恣不法嗣改名肇基事宏光帝於南都將督閩粵銀餉高宏圖阻之不果入閩不見用流寓粵中或曰坤事隆武帝遘難後始自汀州來也時宮府草創以坤習故事留爲司禮秉筆頗弄權而外廷亦遂有負緣以進者戶部郎中周鼎瀚以內批改給事中瞿式耜曰鼎瀚有推轂功應升卿寺破例而改非升也何以示新

政然鼎瀹志在給事竟由坤得之王化澄以巡按御史驟升兩廣總制既以庸懦受代復進右侍郎掌中樞印尋以舉救升尚書凡倉卒西幸羣臣要留不得者皆坤爲之也

徐鼒曰書曰復以何傷宦官之禍與明相終始也

我大清兵取明興化知府劉永祚死之案日本鄭論效而福建通志不載

我大清兵取明漳州漳南道傅雲龍知府金麗澤知縣涂世名死之

麗澤不知何許人知漳州府廉靜有爲嘗討平亂賊廖淡脩

王師入漳與道臣傅雲龍知龍溪縣涂世名同日死之世名字仲嘉新城舉人長子常吉僕黃錫黃羊王亨將三同殉難漳人士素德世名醵金歸其櫬言之有泣下者攷日本福建續志南畧於雲龍麗漳之死載或云既降授原官傷郛民所殺今按續志則死節無疑附志之見南畧之誤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攷日本劉湘客行在陽秋載順治四年正月丁未日食按丁未乃初五日不應有日食疑日光有變而誤以為食也

明大學士丁魁楚太監王坤以監國桂王奔梧州魁楚聞贛州報與坤議奉王避之梧州瞿式耜曰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宜奮勇以號召遠近苟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立不聽

丁未明前大學士蘇觀生立唐王聿鐭於廣州

聿鏄隆武帝之第四弟也封為唐王以主唐祀觀生之駐南安也閩事急不能赴援既而贛州亦破退入廣州主事陳邦彥勸以趨惠潮扼漳泉以保兩粵不從閩丁魁楚將立監國造邦彥至肇慶勸進貽書魁楚欲與共事魁楚拒之觀生乃自南韶旋師迎聿鏄浮海至廣州有番禺梁朝鍾南海關捷先倡兄終弟及議觀生遂與舊輔何吾騶侍郎王應華曾道唯布政使顧元鏡以是月二日擁聿鏄入城立為帝改元紹武以都司署為行宮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官以與肇慶相拒封觀生為建明伯與吾騶應華等並拜東閣大學士分掌諸部按日舉行幸學大閱郊天祭地諸鉅典一月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

凡宮室服御鹵簿倉卒不辦迺國舁走夜中如白晝至有假冠服於優伶者

徐鼒曰蘇觀生之立聿鐭與張國維熊汝霖之立魯王有以異乎無以異也觀生拒永歷之詔與國維汝霖之拒閩詔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則曷爲於國維汝霖則予之觀生則否也夫邪正之分公私而已矣南都初覆浙東無主國維汝霖援吾國有君之義招集義師追閩詔之來須事勢已不可中止匪動於功名之私也至永歷之監國觀生已知之矣且奉表勸進矣徒以魁楚之拒遂爲廣州之鬨効朝猛之相爭忘晉鄭之夾輔念起身家禍延宗社烏得與藎臣比絜哉

明無錫生員王謀起兵謀復常州敗死

謀字獻之無錫人本姓杭嗣王氏遂因其姓焉素精筮法將起義筮之不吉再筮兆益凶怒擲謀筒於地率鄉兵萬人於是月十一日夜薄郡城知府蕭某登城望之見城外兵白布抹首曰賊夜至必非民兵親率師開門逆戰擒一人斬之擲其首級謀眾遂驚潰被獲罵不屈蕭守與之久之衆越獄謀獨不去遂見殺

甲寅明監國桂王還肇慶

從瞿式耜議也

丁巳明鄭芝龍降於我

大清

王師既畧定興化泉漳諸郡進逼安平鎮芝龍軍容烜赫聲震天地自恃先撤關兵有大功謂降紳郭必昌曰我懼以立王爲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乃退軍三十里而馳書告之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廣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芝龍大悅其子成功諫曰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興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不威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拂袖起成功出告鴻逵逵壯之入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

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脣舌況兄尙帶甲數十萬舳艫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曰甲申之變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

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亦爲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豪傑亦有行之者矣鴻逵曰然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待我我以誠應之何疑焉時成功已率所部適金門芝龍召之同行不從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芝龍

嗤其狂悖率五百人詣貝勒於福州握手折箭爲誓芝龍遂薙髮降宴飮三日貝勒謂內院諸人曰芝龍桀黠多智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覬望意縱之去恐有意外憂不如挾之北上則蛇無首其衆無能爲也乃分隸其五百人於各旗令莫能相見夜半忽拔營起芝龍曰吾子弟素非馴良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芝龍旣北行鴻逵成功皆率所部入海芝豹獨奉母居安平

庚申明桂王卽皇帝位於肇慶府

丁魁楚聞廣州唐王之立謂不卽位無以厭人心而號召天下乃以十八日庚申卽位於肇慶仍稱隆武二年以明

年爲永歷元年大赦天下攷曰畫爲外紀謂十二月十八日即位非也今從紀畧陽秋是日和風旭日有五色大鳥從南來集殿上士民歡呼謂中興可卜初王於寶鼎寺禮肉身佛佛忽起立益信安仁王羅漢之說不誣云攷曰本粵游見聞

明追上桂端王尊號攷曰陽秋云桂端王是也諸書或言爲桂恭王當是以稱恭王而誤洛月黃宗羲行朝錄錢秉鐙所知錄可證也

上尊號曰端皇帝廟號興宗

明尊桂太妃王氏爲慈甯皇太后生母馬氏爲皇太妃攷曰黃宗羲行朝錄謂尊太妃王氏爲孝正皇太后生母馬氏爲慈甯皇太后誤也參攷諸書則馬太妃之冊尊爲太后在王太后薨於田州之後即位時未嘗尊也所云慈甯皇太后者實王太后然則何以加慈甯字蓋桂端王元妃沒後以王氏錫繼妃故加慈甯字以別於元妃所云孝正皇太后者乃王太后崩後尊謚之號黃宗羲立於魯王之朝於粵中事多得之傳

聞今以錢秉鐙所知錄證之如蓍甫爲王太后無疑也

太妃王氏桂端王繼妃性慈惠通知大體王之奔梧州也太妃呼省臣李用楫台臣程源面呵其棄逃無固志諸臣皆伏地引罪叙曰粵事訛以斥諸臣爲馬妃事至是冊尊爲皇太后弟國璽封武靖伯馬妃王之生母也兄于九功封鎮遠伯

明冊妃王氏爲皇后

王妃吳人父晷嘗爲粵中郡守遂家於粵妃素閑靜入宮後侍兩宮能盡禮至是冊爲后晷封長洲伯

明遵上隆武帝后尊號

時粵中聞帝后就執未知凶訃也上帝號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明進督師何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明以瞿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
明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容藩楚宗人無賴不齒於王府逃入左良玉軍中冒稱郡王諸將惡之容藩走南都賂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楚營殘激變闖賊餘黨入楚容藩復入賊中稱楚王世子賊大喜欲立爲王既疑其詐也乃止是時赴行在言賊中情形甚悉丁魁楚信之薦於朝故有是命
明命兵科給事中彭燿主事陳嘉謨宣諭廣州蘇觀生殺之
前大學士陳子壯移書瞿式耜請興師東向以靖唐藩王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乃遣燿燿順德人舊

爲秦令有能聲旣奉命過家拜祖廟託子於友至廣州以
諸王禮見備陳天潢倫序監國先後語甚切至且諭觀生
曰今上神宗嫡胄奕然靈光大統已定誰復敢爭且閩虔
旣陷強敵日逼公不協心戮力爲社稷衞而同室操戈此
袁譚兄弟卒并於曹瞞也公受國厚恩乃貪一時之利不
顧大計天下萬世將以公爲何如人也觀生怒殺之嘉謨
亦不屈死時陳邦彥亦奉王命齎敕還諭聞爟等被殺乃
遣人以敕投觀生致書曉以利害旣聞林佳鼎之敗乃變
姓名入高明山中
明加陳子壯中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節制兩廣江西福
建湖廣軍務

隆武帝嘗欲相子壯子壯以前議宗室階換事有宿憾辭不行既蘇觀生將立聿鐭阻之不得乃退居南海之九江邨陰致書瞿式耜請兵東向故有是命會

王師入廣州道阻不得行

明以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師三水

明以蕭琦爲兵部尚書晏日曙爲工部尚書周光夏爲都察院都御史

癸亥明前大學士傅冠被執至汀州不屈死之

冠之寄寓泰甯也主門人江亨龍家亨龍小人也初以閩部名執弟子禮既懼爲居停累乃自首而遣其子養源走告冠曰江隨父子曰

清帥欲生得公矣養源家百口公是視耳蓋江隨前爲冠受杖故養源以此誑冠冠不悟也但曰一死報國吾事已畢徑自投繯養源跪抱冠曰公不生見

清帥江氏百口立碎矣顧指莊客輩曰即此族何辜忍令爲血池乎遂舁冠就道夜私起投溪爲守者所覺次石牛關搶頭欲死守者復阻之過羅漢嶺見新墳輿者曰此忠誠伯周之藩墓也泣拜題詩而去跋曰詩云開道延津猿羽騎翠鳳飛越五雲迷汀州草色空迎輦誰覆周郎裹革屍至汀州李成棟延之上坐曰公大臣也但遵制薙髮保公無他冠詫歎曰自冠裳以來有髡頭宰相否成棟復進曰公髮種種矣與髡何異但稍加鈸掩衆目即可媿曲報聞耳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我鄉先

進也吾鄉無掩頭宰相但有斷頭宰相耳成棟自是不復言然禮待甚厚飲食必偕成棟既率兵入廣鎮將李發符冠如初一日對弈局罷發文書忽請曰公必不順命者今奉令旨收公矣冠欣然起曰早畢吾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向西拜曰祖父骸骨惟冠之卒索筆題詩於壁引頸受刑發部卒皆涕落無忍加刃者賞之亦不應惟知府李蘭友家丁某受賞而施刃焉是日晝晦悲風震瓦汀人無不掩涕攷日寒支集載冠於丙戌十一月二十一日死汀州與讀書合而臺灣外紀謂死於丁亥十一月二十一日誤也冠題壁詩曰白髮蕭蕭已數莖孽冤何必苦相尋拚將一副頭顱骨留取千秋不貳心又詩云憤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國難與家仇永訣一杯酒幻影落紅塵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此身棄如土亦冠難中作也　家人傳國楨葬其骸於羅

漢嶺與周之藩墓相望首在函中忽吐白光時示夢於獄因祈卜皆奇驗己丑三月冠之子乞骸骨歸葬始合身首殮之竟體作黃金色舊衣二領棄墓側風雨經年帛色如故行道見者呼爲相公衣後甯化邱顈二生被襲而歸每以示人盡有歎且泣者

徐鼐曰冠生平相業無所展布獨其從容赴義視死如歸幾於求仁得仁者之無怨悔豈爲忠臣易而爲良臣難哉冠於思宗時入閣以雍容靜鎮之相遇剛愎苛察之主鑿枘之不入故展布之爲難也嗚乎狄慶鋤袁陶歛族李翼而長者反而噬㕍不敢謂冠作相之無才而轉惜其知人之不哲矣

丙寅明鄭彩奉監國魯王次中左所尋改次長垣

中左所亦名鷺門即厦門也初鄭芝龍密令彩執監國歸

命彩不可乃匿監國而以南夷貌類者服監國冠服居舟

中謂守者曰事急則縊以示之會成功起兵海上駐劄中

左所以唐魯舊嫌意不欲奉監國稱明年爲隆武三年於

是彩奉監國改次長垣

庚午明李明忠敗廣州兵於三水

廣州遣番禺人陳際泰督師犯肇慶武靖伯李明忠自韶

州入援戰於三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際泰遁去

十二月癸酉朔明招討大將軍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以

圖恢復

成功雖受殊恩實未嘗典兵柄已聞芝龍北去乃悲歌慷慨攜儒巾藍衫赴文廟哭焚之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惟先師昭鑒之自金門回安平會閣部路振飛曾櫻設高皇帝神位誓師恢復有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縞素應然實中興之將佐披肝無地冀諸英傑共伸大義之語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國姓成功出家銘縞軍以洪政陳煇爲左右先鋒鎮楊才丁鎮爲親丁鎮郭泰余寬爲左右護衛鎮林習山爲樓船鎮柯宸樞楊朝爲參軍杜煇爲總協理訓練士卒整飭船隻往來島嶼以觀變

徐鼒曰紀年於鄭成功之事悉書賜姓何嘉其志不忘明也史例也克用存勖之於唐成功其庶幾乎

甲戌明林佳鼎與廣州兵戰於三山口敗績以王化澄代之

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故與廣州總兵林察相善察傾海盜詐降佳鼎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東南風大作廣州兵以火攻之僉事夏四敏赴水死李明忠登岸列營泥淖深三尺人馬盡陷明忠以三十騎走免肇慶大震內批以王化澄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佳鼎督師瞿式耜奏內批用人非興朝舉動不聽（攷曰諸書皆云佳鼎死按臺灣外紀佳鼎後歸於鄭成功）

明以王化澄為兵部尚書

時駕將幸梧州兵部尚書呂大器請留守東方乃入韶州尋入蜀王以化澄行尚書事化澄金溪人崇禎甲戌進士乙酉南都授御史巡按廣東

明起復前兵部尚書李永茂爲東閣大學士知經筵
永茂永城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給事中北都陷被賊掠宏
光時授南贛巡撫嘗抗
大清兵加兵部尚書丁憂歸頗擁戴功自請終制至是進大學
士以守制不入直專知經筵永茂疏薦十五省人望十五
人御史劉湘客預焉太監王坤睨視不悅塗抹十四人名
而獨湘客永茂怫然曰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
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瞿式耜疏言大臣論爲問其職司
體執去取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復疏爲海內
人望數十人式耜言司禮抑人固不可爲人吏不可吏科
都給事中劉鼒亦疏論內臣薦人之非王怒奪鼒等官式

耜力持之乃寢尋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湘客爲編修充經筵講官坤不悅且疑劉鼒疏出以智手以智乃棄官去湘客西安人

明下御史童琳廷杖大學士瞿式耜疏止之琳劾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私亂臺規王怒下琳廷杖式耜言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乃止

丁亥降將李成棟以我

大清兵取廣州明唐王聿鐭殂大學士蘇觀生自殺太僕寺卿霍子衡死之

觀生本無猷畧既兼綜內外事益惛瞀惟關捷先梁朝鍾是任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詭稱精兵滿惠潮間

可十萬即授明覲巡撫又有梁鍙者支人也觀生謂其才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覲大納賄賂所招海盜白日殺人縣諸貴官之門以示威內外大擾

王師已下惠潮長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廣州報平安觀生信之丁亥望日聿𨮁視學百僚咸集或報

大兵已逼觀生叱之曰昨潮州報無警烏得遽至此妄言惑衆斬之如是者三兵臨城下觀生猶疑爲海盜已自東門入始召兵登城戰倉卒不能集城遂陷聿𨮁方閱射急易服踰垣匿王應華家俄爲追騎所獲餽之食不食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人於地下遂投繯死同俞遨等二十四王俱遇害觀生走梁鍙所問計鍙曰死爾復何言觀生

入東房疊入西房各拒戶自縊疊故抵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覘生信其死遂自縊明日疊戮其屍以降梁朝鍾者亦自剄死大學士何吾騶卒官紳投誠乞修明史時有吾騶修史眞堪羞死之語亦有已降而復爲明官者碌碌無足述惟太僕寺卿霍子衡殉節可紀焉子衡字覺商南海人萬歷中舉於鄉由海康教諭遷國子監助教累官戶部員外郎授袁州知府解職歸里聿鍔召爲太僕寺卿城破語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曰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曰惟大人命子衡授筆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諸中堂朝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投井死妾從之應蘭偕妻唐氏及一女繼之應荃應芷偕其妻徐

氏區氏又繼之有小婢見之亦從死惟三孫得存
臣齋曰蘇觀生霍子衡梁朝鍾皆死於廣州之難者何以
別白書之綱目於梁之亡也敬翔段凝則曰伏誅王彥章
則曰死之此其例也觀生挾肆王爲奇貨私擁戴爲首功
登用匪人敼君兒戲黃宗羲許爲苟息之不食言過矣紹
武亡國之正追配思宗名之何別於隆武帝且以尊桂王
也
丁酉明桂王奔梧州以朱治憪爲兩廣總督
王師日逼司禮王坤趨王西避之式耜夜捽小冊留駕曰我兵
水陸晃至三水可上下搵也王不能用式耜請身留肇慶
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則上行益孤乃

以肇慶府同知朱治憪爲兩廣總督守肇慶王册西上弍
耜部署五日始疾趨抵梧而王西行又五日矣治憪字子
暇嘉興籍天啓辛酉舉人

明黃毓祺徐趨襲江陰不克趨死之

毓祺趨之起兵行塘也江陰破乃亡命淮南與其黨棲山
中是年冬偵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十四
人皆死趨被獲見縣令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
父母官邪趨厲聲曰此故明降臣何父母爲令壯其志擬
釋之言吾知子非謀逆者豈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邪曰
我何親在志不忘故國耳令曰若然子必死耳曰我固不
欲生而遂爲此也令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乃笑

曰汝為明進士位至監司亦不庳矣今降而為令汝且不能自擇而為我擇官乎令曰吾非得已徒以吏隱耳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何致含羞苟活貽青史玷哉令大慚連呼送獄明年正月八日被殺已而捕同謀者毓祺既遠遁乃收其二子大湛大紅兄弟爭死後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斂金贖之教授弟子學行不愧其父毓祺於己丑三月死於故赦之獄

我

大清肅親王豪格誅獻賊於鳳凰山

賊寶甯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忠謀執之而坑其衆漏言於闖者一軍聞之皆逃會

王師西征至漢中進忠歸命具言獻忠在順慶之金山鋪爲西
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肅王命
導師疾行至西充之鳳凰山會大霧濟勸軍登山賊諜者
知之以告獻忠素驕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
大兵之至也斬之如是者三肅王揮鐵騎促之時方辰食獻忠
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
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額謬曰果然逃伏積薪下曳
出磔之尸諸轅門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爛殆盡或剖視其
心黑如墨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亦時見黑
虎守其旁

臣鼒曰稗官家言成都鎖江橋有迴瀾塔獻賊毀爲將臺

穿穴得古碑篆文曰修塔余一龍坊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語怪者侈稱之鼎獨嘅其妄也夫武侯前知之說不見正史其出師表一云難可逆料又云非所逆睹是武侯於鞠躬盡瘁切已之事尚不以前知自許獨柰何取千百年後不知誰何之事不知誰何之人而冥測之乎食少事煩胡暇爲此且卽測而知之矣且勒石以紀之穿土以埋之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相匠有此舉動遑國宜相播聞何待千百年後始掘土而出之哉此類不經之談唐宋小說家猶不見有明人士不學而嗜奇故傳說者多近日粵匪肆虐亦傳有掘碑之事

疑皆不學者踵前人陋習而妄言之妄聽之否則作逆者僞爲之以惑人心如牛腹帛書類也故因論獻忠事而剖其愚焉

獻賊餘黨陷明佛圖關平蜀侯總兵曾英死之

英駐軍江上商民避賊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賊黨孫可望等突至佛圖關英部將李定余仲李占春等逆戰可望等皆竊寇死鬭李定等失利而余仲郎入營縱火衆大亂英中矢以顛於河而歿占春與于大海率殘卒二千人退入涪州英福建人果立戰功粤中封平蜀侯威名爲賊所憚嘗欲屯田於重慶而督師王應熊不許識者惜之

獻賊餘黨陷明綦江

翁某妻康氏為賊所獲不屈死又羅氏女年十四投水死

我

大清兵取重慶明巡撫馬乾死之

初乾既復重慶賊遣劉文秀以數萬衆來攻乾固守曾英援兵至賊敗還是時

大兵追賊餘黨至重慶乾出禦敗死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十三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璘
福州劉定甫宗善 參校
同里[illegible]葉汪達刋